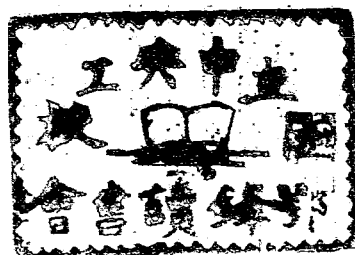


重慶哟！

我把你唱成歌
寫成詩

李冰若



羅斯福總統致重慶市民書

我今天代表美利堅合衆國的人民，敬送這卷軸給重慶的市民，藉以表示我國人民對貴市英勇剛毅的男女老幼人民之讚頌。遠在世界人士明瞭空襲恐怖以前，貴市人民屢次在轟炸下，堅定不屈屹立的那種光榮姿態，足證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絕不是暴力主義所能傷害一絲一毫的！你們擁護自由的忠誠，將使後代人民衷心感動而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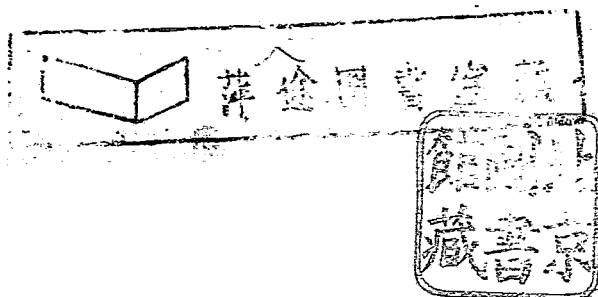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 羅斯福（親筆）

MG
I 226
579



上

篇



A389624

(一)

好像兒時在夏天晚上
對着撒滿星星的青天
扭住母親要她『擺家當』
重慶喲！我攤開史籍
追溯你的以往：——
春秋時，你是巴子國的
戰國時，與蜀國失和
向秦國求助
你倆都伸出求援的手——
張秦却抓住時機
將你倆一起吞沒，
萬里河山成一統
秦朝給你『巴郡』的稱呼
到後周，改巴縣
唐爲渝州，屬東川
宋明清三個朝代
同聲叫你重慶府
在民國手裏頭

你才變成川東道的巴縣
巴縣縣城就是你
「軍機」只是指你這個商埠

滿清光緒第二年

——公元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嗚呼！中英之界條約

將你第一次出賣

准許英國人踏上口岸

以後又遵從馬關條約

「奸滑的日本鬼子

在王家沱建立租界

幅員南北半里多

東西二里半

「七七」抗戰前兩年

岩井英一，喜多兩個日本奸徒

曾在結學街收買大批華人

編織破壞「中國團結」與「四川整軍」的陰謀

企圖把一頂惡毒的西蜀王的金冠

戴上一個大夢已去的軍閥的腰殼

中國強盛

敵人苦惱

我們自己人打得頭破血流

帝國主義們看得眉哈眼笑

0113

「片葉浮沉巴子國」

「觀江猿猴浮圖關」

打開詳盡的地圖

瞧着四川的東邊

重慶！你生存在蜀道與紹慶之間

大家爲甚麼要叫你「重慶」

就因爲頭處，紹慶把你夾在中間

你這座嘉陵江與揚子江擁抱的名城

莫山與觀頭山的尾巴拖在你的境內

寫字喲！你半島一類的地形

好比一隻鶴把頭突出

艾好地！一片樹葉在水面飄浮

一個日本鬼子。

老胡「長江旅行記」裏曾經說

「重慶城區內能够行車

除非太陽從西方起身

還寧願！你今天的繁華

還他作夢也沒有想到

日本人的低估了重慶城
將他的看輕了中國人

重慶！你這座山城

原有十道城門

八道閉九門開放

象徵着「九宮八卦」

八道關閉的城門

叫仁和，鳳凰，金湯，定遠

洪崖，臨興，太安，翠微

九道開放的城門

是通遠，臨江，十廟，朝天，東水

儲奇，金紫，南紀，太平
隨着帝王的崩潰
時代推倒了古城

如今，大家只知道它們的名兒
却看不見了門

揚子江彎曲在城區東與南岸之間
嘉陵江游盪在城區西北與江北之間
重慶啊！你的西端是浮圖關
彈關像烏龜的頸兒
扼住了成渝公路的鼻孔
控制着揚子嘉陵的喉管

憑誰！你不但堪稱小上海
還是歷史上的軍事重鎮
誰能掌握了你這把鎖鑰
誰便可以東出夔門，西窺成都
南走滇黔，北通漢中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國民政府遷進了四川
重慶！你陡然間
戴上了國都的王冠

像位鄉下大姑娘
突然得到人寵愛
紅着臉蛋兒驚喜
你感覺扭扭不安

過去，你已是五十萬人的大城
到抗戰第八年的夏天
撥動在你懷裏的市民
突碎了一百萬

前年冬天，桂林，柳州同時淪陷
日本鬼子闖進了貴州山嶺
難民潮水般湧來，你的大口
一下子竟超過了一百二十萬

把記憶推到那個階段
重現！你曾經跌在
恐怖，紊亂與動盪的漩渦裏邊
滿街上都交頭接耳在談：——

「老兄，有消息沒有？」

往那裏逃，怎麼辦？

「……」
「謠言比消息來得痛快
人心較事情更是衰敗」

八年多的血汗

全民族的眼淚

看蒼髮白白流乾

幸好百萬大軍星夜趕到
才把前年冬季的危局扭轉

(四)

二四八月亂穿衣

重慶囉！你的天氣

好像一個水性楊花的婦人
她今天愛下雨

明天又喜歡出太陽

上午你穿薄棉襖

下午也許要你披單衣裳

不暑來，炎熱到

三伏暑天像火燒

白天桌子板凳燙屁股

夜晚好比進蒸籠一樣

這種光景延續十天上下

必有一陣太風雨將暑熱趕跑

但三兩天後又回復原狀

就這樣一升一降

經過五六次後才走入秋涼

重慶的冬天少嚴寒

冰筆雪花兒是珠寶

每年五月到九月

同慶的雨永紛紛

同時候江水上漲
嘉陵江的沙水爆發
頃刻間一漲數丈
一個一個渾黃的波浪
張開大口，吞吃了
河中的船隻與兩岸的人畜高粱

(五)

重慶呀！你每年的產物
除了牛，羊皮，豬鬃，桐油大宗出口
礦產也埋藏得個豐富
四處有煤炭，銅鐵和石油
農產品任你栽種
泥土是最忠實的朋友
米麥，高粱，花生，胡荽，油菜，白菓
葡萄，板栗，花紅……
只要你辛勤下種
一定能歡呼收割

全川商業的心臟

天府之國的鎖鑰
凡陝甘川鄂滇黔的貨物
所有要出入長江的
都在這裏大量吞吐

(六)

重慶有三寶

耗子，臭虫與跳蚤

長得肥蒼蒼的耗子滿街跑
可惡的臭虫牽線綫向你咬
靈活的跳蚤四處蹦捉不倒

重慶的火警是家常便飯

一燒就是一遍遍一灣灣
受災的大多是貧家小戶
火神菩薩也怕大廈高樓

重慶的人口像蝸蟻

重慶的房子背靠背

街角幾塊篋柵柵

也住着一個快樂家庭

重慶，有人罵你是世界上最骯髒的城市
滿街的口痰，鼻涕，臭氣，肺癆菌
衛生署，衛生局，清潔管理委員會
你們究竟表現了些什麼？
除了大先生們剛上台時
那篇漂亮的動人的演說

重慶，你是一個最複雜的城市
有些地方，你已經趕上了二十世紀
但是你還有一大半節身子
在封建的泥坑裏喘氣

大街上天天有西裝青年摩登女士
灑着花，披着紗，坐在花車裏文明結婚
但天天有拾着舊式的花花轎，一的里那，唱唱，
新姑娘一路「吔吔吔」嫁到婆家

進步的人士，他們已經採用
紫外綫，盤尼西林治病

但普通的市民，爲了防止「匪來拉」
在門前，在小孩，在頭上，在牆上，在街上，
在牆上，在街上，在牆上，在街上，

四十六年冬天

林主席從武漢回來

「他老人家說你非常奇怪」

「四川是天府之國」

「爲什麼會所有餓殍」

「民皆菜色」

精神美人

不人民生酒樓

黃炎培先生

在他回川後行轅裏

也有這幾句感慨

「四川是天府之國」

「爲什麼會所有餓殍」

「民皆菜色」

河是你比它們更悲慘啊！

滿清政府才推倒不久

重負疊疊的內戰就打個不休

爲了爭奪肥美的地盤

殘忍的軍閥

不惜吸乾人民的血

剝光人民的皮

連泥土都被他們刮去三層

才民國十幾年

吃人的軍閥

已經逼迫人民含着眼淚

完納民國四十幾年的錢糧

軍閥割據下的地方

勤務兵，馬弁，特務人員是虎狼

大耳朵老百姓是「梆梆槍」下的羔羊

唉！虎狼不知道傷害了多少羔羊

難容易等到軍閥滾滾

抗戰建國的奇擔

復興民族的希望

一下子落到四川人民的肩頭

好比一個人受了沉重病痛
還沒有得到一點兒療養

又要去負擔最艱苦的勞動
你說他爲甚麼不面黃肌瘦

本地農民的生活

是粗布淡飯挖土犁田

到晚來桐油燈也少點

倒下身子睡個甜

他們有一點錢

也牢牢地放在裏兜裏面

讓「惡人」敲詐後剩下的

替兒孫積下幾個血汗錢

就荒來了。

田地裏張開着無數吞人的大口
焦燥的農民們

眼睜睜望着綠色的禾苗變成燃料

「老天爺呀！」

你給我們雨吧！

你給我們米吧！

難道我們不能再靠你吃飯了？」

朝蒼天呼喊，向菩薩磕頭

誰有甚麼用呀！

天上還是一天國燄火

二絲兒烏雲也沒有啊

四川的農民們

被「命運」逼迫

曾經吃過樹根，樹皮，觀音泥
以及自己親生的兒女

(八)

廣州淪陷，武漢撤退

二十八年的五月

震盪！你成了敵人轟炸的焦點
每天，都有幾百顆燒夷彈和炸彈
從紅圓圈飛機上掉下來
牠殺過了你的背脊心窩
所有的精華都葬身火海

猛烈的火光起來了

濃黑的濃火的硫磺煙

跟着捲入的火舌猖狂起來了

「噼噼噼噼……」

「噼！……噼！……」

四處都響着火的咆哮

什物的爆炸與房屋的倒塌

「噼」噼高大的建築

像山崩，像堤垮

磚頭，瓦塊，木棒

飛歸在大街上

一股一股烟火往上冲

半個天染上了黑色

太陽也失去了光芒

當穩夷陣亂着地引起火頭

當日本飛機還盤旋在上空

鐵鋼盔，穿黑制服的消防隊跑來了

他們帶着「叮叮噹噹」緊急的鈴聲跑

他們帶着與敵機同樣的「隆隆」聲跑來

每個有火頭的地方都飛濺着水花

唧筒裏竄出來數丈高的水蛇

噴向半空的水花

降落到地面

便流成一條條小溪

遭難後的房屋

只剩下一堆瓦片石頭

或一座孤立的高牆

營地只是焦黑的四畝
寬大的馬路也遭受了鬼子的摧殘
營地角一個一個的深坑
到處都種下了海樣深的仇恨

營地纔剛投下炸彈

當同胞剛遭受創傷

蓋着紅十字的軍車

都打着旗子的救護隊跑來了

他們男的，女的，老年的，年輕的

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揹着藥包，抬着担架來了

……

在磚瓦堆中，在屋簷底下

他們找出

鮮血灑滿了週身的同胞

他們抬起

胸膛被彈片打開了的警察

……

用醫藥與安慰給他們治療

「嗚……」

「喘……」

警報解除了

（重慶又免除了一次最殘忍的刑罰）

市民們拖着疲困的身子

走出黑漆漆的防空洞

向着幾十處有火光的地方奔去

有的，家被燒了

有的，父母慘死了

有的，兒女變焦炭

有的，親友化成灰

「老先生，不用再憂愁了

房子被燒毀，我們再造」

「老太太，請把悲傷丟掉

你的兒女被鬼子燒死

★有中國的好兒女們★

替他們報仇的呀！」

「唉，青年人啊！快收起你的眼淚來，爲了朋友的死亡，你今後要更勇敢！」

大災難降臨到重慶人中間

市民們互相安慰，特別友愛

抗戰穿透了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信念

夜裏，月亮也被火光燒烤

她燒紅了臉——

也遭受法西斯的侮辱了

「綢緞，那服！……」

餘火中時時有東西爆炸！

像戰鼓敲打着人的心房

夜深了

在廣場上面，在廢墟旁邊
箱子，衣服，被蓋

日用品盡品擺滿了一地

人們倒會時倒在上面進人睡眠

小孩子依靠着父母

與人懷抱着奶娃娃

艱難的人們

沒有悲哀，沒有哭泣

更沒有絕望的聲音……」

大時代的中國人

已磨練成銅兵，硬硬，冷冰冰

他們已知道甚麼場所該享點福

甚麼地方該咬牙根

(九)

軍閥用甚麼來對抗日本人的大轟炸
這可以寫成一部感動後代子孫的神話

日本鬼子來個冷不防、

「五三」「五四」把重慶狂炸

因此連夜連晚

重慶人牽成綫向郊外逃

同胞的慘死，親友的損傷

中央公園的紅棉樹着肝胆肚腸

公館大樓的粉壁牆塗滿了血漿

只有血的教訓最有力最

遵守財奴也拋棄了財富

把生命朝安全的地方放

郊外容不了所有的重慶市民

城內也得要幾十萬公務人員

與必不可少的工商人士支線

位置開鑿防空洞，大隧道

是重慶對抗大轟炸的絕妙

慢慢兒山城的每個角落

從清晨到深夜

每天都有一轟隆！——開防空洞的響聲

接着是一下地震

馬路旁邊隨時會停歇交通

一個工人舉着紅旗喊：——

「莫要動，放炮了！」

過路的人們很聽話

遠遠地站在兩旁

點一盞亮油燈的石洞裏面

工頭把岩石鑿一個小孔

鑽子打到岩石上，火星四濺

兩臂像一對柱子，覺得發酸

空氣不流通的洞中

蒸騰着炭氣和汗臭

另一個石工把政府發下的火藥

放在搓成繩子一般的紙捲裏面

把它當作爆炸岩石的引綫

又用熟練的手法裝煙引綫

他揮一揮手，打洞的同伴和他

匆匆忙忙地跑出洞來

爆炸岩石的引綫着了火

像蛇一般蜿蜒到要炸的地方

於是發出一聲……轟轟！

石洞跟隨吐出濃煙，石屑

工人們在這個時候便跑進去

把大塊大塊的石頭敲碎了挑出

這曾像大胸士人

像劍箱子一樣，完成了

保障同胞生命財產的工程

他們沒有受過誰的慰勞

只有手足隨時流血的份兒

扁平的肝皮從沒有裝過飽

(十)

抗戰第四年的夏天。

敵人集中一千架飛機

不分晝夜，不分晴雨

竟敢呀！牠向你瘋狂地

傾倒火藥與鋼鐵

愚蠢的日本軍閥

想用宣傳得頂厲害的「疲勞轟炸」

威脅我們中國向牠屈膝

但我們回覆牠的是：——

用仇恨答覆轟炸！

在廢墟上建立新中華！

一連七天不解除的警報中

重慶的市民們

胆小的在洞中吃些乾糧

胆大的回家去燒飯

再回到洞裏睡一覺

鄉下的農夫照樣駝着背

收割他們金黃的米穀

「疲勞轟炸」敵人得到了甚麼？

除了演成一大陰謀慘案！

那就是替中國人炸開了眼睛

認識了兇惡的敵人，也認識了戰爭！

機械化武器，可以摧毀
氣候，沙漠，海洋，山岳
重壓毀！牠却摧毀不了
你死裏求生的戰鬥

這是中國傳統的风度
不哼一聲氣，忍受天大的痛苦
這座！你通過了毀滅
今天，在新生中站起

△△
△△
下

篇
▽▽
▽

當黎明悄悄地從山野那邊到來
當太陽帶着這道光向我們滾來
當酣睡的山城揉揉眼皮伸伸懶腰醒來

我——與抱着希望生滑的一個青年
爲了迎接一個新日子的光亮
拋開甜夢中的溫暖睜開眼來

重慶，你這座穩健的山城……

我又與你碰頭了啊
昨夜，我們在昏沉沉的黑暗中分手

於是，我猛然從雜亂的床上坐起
披好單衫，穿好鞋跟，草草洗過臉
向汎澄着陽光的大街走去

給山城終日罩上一層輕紗的
是灰塵呢？還是霧？
霧和灰塵答道：『那是我倆夫婦對給』

早安啊！熱鬧的菜市場

重慶的菜市場

不是豬鬃就是牛腦

今天買一小塊嫩豆腐

願前能穿一件綢衣裳

重慶的菜市場

小白菜，南瓜兒，四季豆

黃瓜，茄子，海椒……

對窮人的口袋都表示驕傲

重慶的菜市場

有不少漂亮太娘

挽着個竹籃兒

四處攪問這攪那

重慶的菜市場

小販們的菜籃上

都點着一頭小小的現條
它對綠色的小菜們冷笑

早安啊！坐茶館的市民

你們的風度多幽閒瀟灑
腳上一根長長的旱煙桿
慢騰騰地品味着糊菜金堂

你們的精緻的鳥籠子呢？
乖巧的鸚哥與綠眼睛的雀鳥
爲甚麼不再陪你們喝早茶？

早安啊！上學去的小朋友

揹着個四四方方的小書包
你挺直着腰邁開小步伐
經過大街上走向學堂

多哈幾次「和平，奮鬥，救中國」呢！

身體也要鍊得像隻小虎狼
你們是新中國的希望

早安啊！挑水賣的苦力

黃桶，繩索，扁担

吸乾了你一生的血汗

三兩天來個停電帶停水
你們的苦臉上掛一片喜歡

(二)

「好個重慶城，山高路不平，
日吃兩江水，笑貧不笑淫。」

——重慶蓮花落

時光如流水

歲月像雲煙

清長溜過去是晌午

晌午一轉眼是傍晚

生就這麼一溜一轉

青春姐姐去了不回來

董亞蘭！整個兒白天

我都發瘋在你心窩裏面

我聽見你脈搏的跳動，血液的循環

各色各樣的事物都映入我的眼帘

都郵街——冠蓋的鬍子

他睡在山城的中間

大商店，大銀樓，大餐館都擠在那條綫

白天夜晚

五花八門的人物

都圍着精神花園打轉轉兒

華華，松鶴樓，方九龍

香雲紗，湯包，金獅子

心心，冠生園，小呂宋

冰淇淋，麵包，博士帽

荔池公主，幾月球花，魂斷藍橋

五彩電影，七彩巨片，聲光并美
乳峯，腰牌，屁股，大腿

「黑市，黑市，黑市！……」

百貨商店大拍賣

襪子，皮鞋，香水香

催眠曲，秋水伊人，何日君再來

四郎探母，伍家坡，捉放曹

茶館，酒樓，大餐廳，小吃店

擺龍門陣，四季發財，沙鍋魚頭，紅燒牛肉

賽臥龍，哲學論相，拍賣行機成，花柳病專家

青春腺，補腎丸，「勝利逼人」頭獎在此」

市民們排成一條長蛇

搶上車，搶戲票

搶買賣黃金，搶平價布

好個「生活就是戰鬥」

「噓……噓噓！」

高官新貴，國難夫人

騎在流線型汽車裏

去赴鷄尾酒會，玩「梭哈」

向世界圓凸着肚皮

臉上堆滿了酒色財氣

同個女妖精手挽手的特殊商人

你——用去幣包住良心

把腦袋提在手上

將天理國法一齊嘲笑

夏天穿華爾紗，冬天着海勃絨
臉擦法國胭脂，嘴抹美國口紅
「走一扭的『千金小姐』」

你——餓血腥的金錢佔有
在愛情中哄騙裏給人玩弄
在大家都愁苦的時候享樂

整天跑個不停的小商人

你們搥一身汗水，後生活煎逼
還得受直接稅局臨檢隊的威脅

『要辦事情，法幣先行』

貪官污吏們脹鼓鼓的皮包兒
滿裝着吃人的政治，老百姓的血

稀客啊！貴賓啊！可敬愛的農夫

你今天怎麼捨得放下鋤頭，拿上烟桿
穿一件還沾有泥土香的藍布衫進城來

農夫，是你們拿鋤頭的人贏得了抗戰
你們不但生產了糧食，供給了營壘
還把你們親愛的兒郎送上疆場

面容消瘦，頭髮蓬鬆的大學生
你們在現實中碰壁，爲理想受苦
走齋路，含着笑，與自己談心

肺癆，疥瘡，近視眼，牙病

傷害着希望閃閃的你們
唉！象牙塔，學富，文憑

梳綢綢頭，穿美國絲襪

挾一本英文書作裝飾的女郎
櫻桃嘴裏隨時飄出幾句洋話

你們唱洋歌，坐吉普車

跟美國朋友手牽手，并肩走
溝通國際路線，學時髦

哦，天吶！我看見

一個十來歲的男孩
向半空伸出雙手

他，他是在幹甚麼？

是懺悔？還是哀求？

是甚麼人搶去了他的歡樂？
頭戴一頂開了花兒的呢帽

穿上一件快要發白的藍長褲
依然挺起胸膛，昂著頭
在大街上行走的學者名流。

你們始終硬硬朗朗，

不肯叛同胞，不拿筆桿去掃毛房
出售舊書，當衣服，賣褲子
一朵強強的笑永遠開在臉上

窮困在這個年頭兒

是正直人民的榮耀

誰不會向渾水裏摸幾下
但問你那顆人心還要不要

披一件倒長不短的濫掛掛兒
腳板整天跑打起碼的黃包車夫
你們一天的生活頂簡單：——
流汗，喘氣，喝稀飯，睡露天

「將鎖鑰藏在背後

把自由鎖在嘴邊——

——帝俄民話

可怕！我看見一隻黑手

在無端拘捕良民

蒙住人民的口

魔帚！罪惡的黑手

你不能使奔騰的潮流後退

燦亮的雷電停止

在人民的世紀想傷害民主

你是不是要做袁世凱的走狗

——哈哈！袁世凱的走狗

小什字，陝西街——重慶的錢窩窩

七十二行形形色色的人物

都擠在錢業公會

脣指婦，咬耳朵

金圓，金飛，金磚
美金儲蓄券，美金公債
外匯，證券，股票
籌盤，黑賬，黃金夢

——個可笑的諺言

一張捏造的號外

也可以使金融市場起波瀾
投機商人的財富一蓬煙

民生路——重慶的文化街

精神食糧跟白米飯一樣重要

腦袋同肚腹都不能空蕩蕩

聞雲夫人，北極廣情畫，情畫一束

鯢魚，鱗，死敵，靜靜的頓河

擦胭脂紅的『傑作』與不朽的巨著坐在一桌

『這個年底啊！看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少
我們不附帶做點文具，簡直就活不了』

書店的眼，會臉上浮着笑這樣對你說

(三)

夕陽照下西山披

月是清涼的月光

我愛——明月光

半夜追留在街上

夜裏裏着重城

夜裏裏裏紛紛

劇場，電影院，書樓

冰店，小吃館，茶亭

都用誘惑的媚眼

盯着你的錢包包

鼓場口——重慶最悲慘的角落

從那圓圓的一個廣場

你可以看出這個人世間：

『喂，便宜，便宜，二十塊錢一塊的椒鹽雞』

『兄弟同齊聚，包醫筋骨疼痛，跌打損傷』

『老哥，這裏來，搖皮蛋，搖花生』

『算命測字，看財喜，問婚姻』

那邊圍着一大圈人

中間一男一女打着花鼓

用沙啞的聲音與下流的手勢

男的幫腔女的唱：——

「……調戲奴不肯，對天把誓盟

當初口中說得朵朵蓮花現

如今三月不見郎的面

哎喲喲！他一定上了別人的船嚟！

（咚咚噠！）奴家惟願他跌斷腿脛……」

「嘿！來，單的輸了

嘿！來，雙的拿去」

可憐窮！用一場欺詐

只騙得了幾個大餅

『要會兒吧！先生』
就在樓梯兒下邊
姑娘好，房間清潔
價錢便宜，實色隨選！

從鞍場口過去轉灣
是大樑子跟半邊街
倒亮不亮的路燈
照出重慶的懷舊

一個半老徐娘
帶着個花姑娘
在人堆裏四處穿
用肩膀兒碰眼睛眼

妳們——可憐的人啊！
拋棄了羞恥，讓靈魂麻木
用妖嬈去引誘顧客
拿肉體去賺得生活

美國朋友給投機商人

帶來了可愛的美鈔
也給追求時髦的男女
帶來了爵士樂交際舞

每當夜腳步入這座山城
成雙成對的美男女
挽着肩膀兒抿着笑
走向紅紅綠綠的跳舞場

華爾滋曲悠揚的聲音裏
一對一對多情的伴侶
女的搭着男的肩膀
男的抱着女的蜂腰
配合着音樂的節奏
一進一退一抖一聳

就那麼進進退退
抖抖聳聳

高跟鞋下踢出抗戰勝利
葡萄酒中斟出自由民主

深夜，整個山城都睡了
只剩一些生活重壓下的哀叫

你听這山裏沒有大砂米絲裏呀

「寶……內褲裏勒！……」

「抄手呵！……麵嘍！……」

「那個寶……鹽茶……滷雞……窩哪！……」

「炒米糖開……水，藕粉兒呵……麵茶」

月光淡了，星兒也閉起眼睛了

靈魂嘍！經過漫長的黑夜

你將披上光亮的晨衣

對新世界露出微笑了

三四、七、十六成初稿
三四、十二、十九重寫
三五、二、八完成全稿

後記

完成這本笨拙的小東西，我的精神好像鬆下了一付千斤重担。

企圖通過民歌開拓新詩的道路與融化紛雜的死板的資料爲生動清新的詩歌，我幾乎被這兩重「希冀」壓死；幸而不屈的意志數度克服了動搖的襲擊，今天終於把這首長詩獻在廣大的讀者面前。那裏面，雖然有些地方我蠅化了民歌，但也有些地方民歌吞沒了我；并且紛雜的死板的資料，也並沒有完全被我消化；糟，都是事實。

由於自己才力的限制，我只能把它弄成這個醜相了。頗堪自慰的，是我底工作態度倒相當嚴肅，認真。化了整整一年的時光，參攷過五十多冊書籍，中經五次以上的組織，從兩千多行刪改成九百行不到的篇幅；我都是懼怕對不住讀者，對不住自己，更對不住光輝的陪都——重慶。

承胡風先生，思玄先生，李鵠人先生，李副編者，新汁叔父，健武，曾符給我許多珍貴的意見。應雲，盼吾，太鴻，念勤，永興，如茲，旭耀給我的鼓勵，也感激得很。我渴望衆多的讀者，不吝珠玉，賜予指正。

冰若

三十五年三月六日深夜於重慶中正路一六八號頂樓

附錄

秋風秋雨

一個靜寂的秋夜，我正坐在床頭咀嚼一本著作，忽來一股秋風，用他的手拂弄着窗簾兒跳舞，幾絲細雨同時落在窗瓦上「沙沙」地輕歌。

『可愛的人哪！你覺得我倆在這個季節裏，白天同昏夜經常接觸你這厭煩的麼？』

曉，奇怪得很，那來的大自然的聲音？但不久我便明白了：這是秋風帶着秋雨在對我講話。那聲音清清楚楚道：『假如我們真使人厭煩，還是讓夏天用炎熱來統治你們好了；或者我們用迅疾的步伐走遍世界，把季節提前，請冬天用嚴寒來摧殘你們吧！』

驚愕與沉默封住了我底口。

『唉，都市裡面的人哪！我誠然隨時使街道泥濘，使你牽扶愛人的手被紙傘佔有，可是廣大無邊的田土。因為得到我的滋潤，才從乾枯變成肥沃，焦實的禾苗，將死的菜秧，茁長或一週而熟的食糧，蔬菜，供給了你們無窮無盡的營養，你們底生命才得延長；不然，你們那裏談得上事業，榮譽，青春，藝術……』秋雨獨個兒向炎熱率領；同時，他的脚沉重地踏在瓦上，表示他憤怒的憤懣。『你們人類讚美太陽是萬物底母親，由於她普遍地給萬物精力；然而沒有我從遙遠的天空走下來調劑，使大地三晴兩雨的，太陽將無情地毀滅了你們底生命，萬物底生命。』

『是的，雨，人類常常寬為了我弟兄。我們好容易拼盡力量，經過艱苦戰鬥才為人

類都跑了夏天，把涼爽清快贈給人間，可是日子久了，人類便彷彿厭膩清爽了，倒覺得我倆底多情，成爲他們生活上的累贅。」秋風用勁捲起窗簾兒，我床頭點的魚燭差點被他吹滅了。秋風對秋雨表同情後，轉向我訴道：「可愛的人喲！我雖然沒有秋雨那些顯著的功勞，但是萬物的生長却需要我的愛護。好多植物都不能缺少我底幫助才得到繁殖呢！這世界好多東西的生活太刻板了，他們整天都那樣死呆地站着，由於我的吹拂，他們才生動活潑，翩翩起舞。就拿你們人類來說吧！我在這個相當長久的季節，天天都用溫和的，涼爽的吻觸愛你們底面孔，額頭，使你們的心靜愉快，頭腦清醒，用善良的智識去認識真理，擁護正義：……」

「嘿，雨先生，你每年夏秋之交，猛掀起江河，叫驚濤駭浪吞吃了兩岸的萬頃良田沃土，無數高粱人畜，難道這是你神聖的功勞！唉，風先生，你拔樹倒屋，吹翻船隻，這便是你對人類偉大的愛護？」我打斷了秋風底話語，代表人類向秋風秋雨抗議。

秋風秋雨回答我的，是幾聲冷笑的嘲笑。

「照你這般說，宇宙間就沒有一樣東西，對你們人類有益處！——電給你們光明，可是電也燒死你們；秋風尖銳地反攻我。」

我沒入思想底漩渦裏，會見，答道：「……」

「是呀，聰明的哲學家告訴我們說：宇宙間是沒有絕對好或絕對壞的。」秋風說。
「那麼，就相對來講，秋風秋雨對人類，到底是有益處的，你還要堅決反對麼？」秋風嘲笑道。

「不，不，你秋風秋雨，找個個屋裏，是不能原諒的。」我不肯屈服給他，失掉了人類底



畢竟，因此故意被憐！『況且，在這個季節，你偏把憂愁帶給人類，是不能掩飾的惡作劇。』

『「秋風秋雨愁傷人」的確是你們人類底一顆晶星——一位女革命家底名詩句。然而你們要有憂愁才會進步呀！——豬，狗，石頭，樹木才沒有憂愁。』

『混蛋！秋雨也向我說教……』我正由心裏咒詛着，想厲聲申斥牠。

但秋風秋雨緊接着很嚴正地對我說道：『可愛的人類！請熄滅你底怒火吧！這不過是跟你聊聊天罷了，我倆并不想你們人類把大自然，把風雨雷電當偶像崇拜。』

『忽……』秋風從對過的窗口穿了出去，屋瓦上也停歇了秋雨唏噓的足音：牠倆已到別的地方，撫慰長久痛苦着的萬物去了。

四五、十一、十三、於夏慶

（載蜀道）

重慶的百萬市民

獻

給

重慶吻！我把你唱成歌兒寫成詩

印 經 許 不 ★ 有 所 權 版

著 作 人 李 冰 若
發 行 人 李 新 汁
總 經 售 民 亨 出 版 社
渝 友 書 店
印 刷 者 民 間 報 承 印 課

每 冊 定 價 四 百 元

(外埠酌加郵費)

(重慶沙坪壩正街三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三 月 卅 一 日 初 版

